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4.5K/tc3d 34

总记登号 92529



克罗士先生

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

C. 德彪西著 张裕禾译

克 罗 士 先 生

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

〔法〕C. 德彪西 著

张 裕 禾 译

陈 冰 校

音 乐 出 版 社

北 京

Claude Debussy
MONSIEUR OROOHE
Antidilettante

本书根据法国巴黎 Gallimard
1926 年第 17 版译出

0736/23

克 罗 士 先 生

[法] O. 德彪西著 張裕禾译 陈 冰校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和平門外西琉璃厂 17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

787×1092 毫米 32 开 4 印張 文字: 64 千字 插图: 1 頁

1963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3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統一书号: 8026·1705

印数: 0,001-1,630 册 定价 0.53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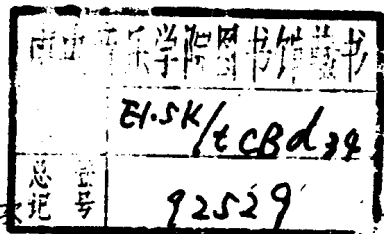


克洛德·德彪西

(1862 - 1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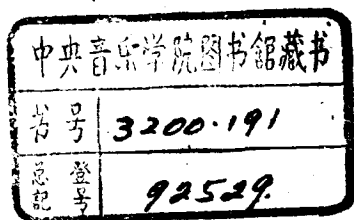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克洛德·德彪西不仅是法国杰出的印象派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評論家。本书就是由他所写的 25 篇音乐評論組成的。作者通过假想人物克罗士先生(德彪西的第二个“我”——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对音乐与生活、音乐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对音乐家的社会作用以及对听众的艺术趣味的培养等問題发表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短小精練，文笔生动尖銳，寓意机智深刻。此书将有助于我国讀者对德彪西的艺术思想作进一步的了解。



目

一	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	1
二	谈到罗马奖金和圣·桑斯先生	10
三	交响乐	22
四	穆索尔斯基	26
五	保尔·杜卡先生的奏鸣曲	29
六	天才的音乐家们	31
七	歌剧院	36
八	阿·尼基什	41
九	马斯涅	44
十	露天音乐	49
十一	回忆	53
十二	让菲立普·拉莫	56
十三	贝多芬	61
十四	人民剧院	65
十五	理查·斯特劳斯	72
十六	理查·瓦格纳	75
十七	齐格弗里德·瓦格纳	80
十八	塞撒·弗兰克	83
十九	忘却	86
二十	爱德华·格里格	88
二十一	万桑·丹第	92
二十二	里希特博士	98
二十三	柏辽兹	103
二十四	古诺	110
二十五	公开信	115



克罗士先生

——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

夜晚很迷人，于是我决定什么事也不做……（說得好听一点，就算我沉入遐想吧）。将来，人們会以动人而夸张的口吻說：在这一时刻里，我为未来开辟了道路。实际并非如此……在这样的时刻里，我心里确实不存什么奢想，只不过有些“善良的願望”而已。

我沉思遐想……构思乐曲嗎……？完成一些作品嗎……？这些問号都出于一种稚气的虛荣心，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久久縈繞脑际的念头，这一切都掩飾不住想超人一等的愚蠢的怪僻。想超人一等从来費不了很大的努力，除了既想超过別人又妙想超过自己……那不过是一种比較特別的炼金术而已，并且还得把自己可怜的

个性也同时付諸一炬，作为牺牲品……这是难以經受的，并且什么也炼不出来。再說，要想得到一致的公认，这就意味着要花一段相当可观的时间在不断的表白和不倦的宣传上面，才可以掙得側身名流的权利，而人們提起这些伟人的名字只是为了使那些了无生气的討論艺术的談話重新活跃起来……我不想坚持这种看法，免得扫人的兴。

夜晚依然美丽而又动人，可是別人也看得出来，我并不孤芳自賞……我有些迷惘，而且滿腦子尽是些最令人討厭的想法。

正是这个时候，門鈴响了起来，于是我結識了克罗士先生。他到我这儿来是由于一些合乎情理亦或不合情理的意外事件，其細節絲毫不会增添这本书的趣味，就不去說它吧。

克罗士先生有个干癟癟的小脑袋，和显然慣于进行形而上学辯論的动作；想到賽馬騎手托姆·兰和梯亥尔先生的类型就可以想象出他的容貌。他說話声音很低，从来不放声大笑，只偶而为了強調他的話才默然一笑。笑起来，鼻子眼睛皺成一团，犹如一池靜水，被人家投进了一块石子。笑容久不消失，令人难以忍受。

他对于音乐的別致的见解很快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談起一首管弦乐作品来好象談起一幅图画一样，

几乎从来不用术语，可是用词却不平常，說話的語調很平板，犹如陈旧的古銅錢的声音。我記得他把貝多芬的管弦乐和瓦格納的管弦乐作对比。在他看来，貝多芬的管弦乐是一种黑白的格式，因而表现出从浅到深的灰色色譜，而瓦格納的管弦乐則是几乎平摊开的多色的油泥。在这样的东西里，他說他分辨不出哪个是小提琴的声音，哪个是长号的声音。

由于他露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笑容来；特别是在談起音乐的时候，使我突然想起詢問他的职业，他回答說：“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答話的声調，拒任何批評于千里之外，而且用一种平板而气憤的腔調繼續說道：“你注意到音乐厅听众的敌对情緒了嗎？你观察过那些情緒厌倦、无动于衷、甚至蠢头蠢脑的面孔嗎？他們永远也不会懂得享受通过交响乐的冲突表现出来的純悲劇的？这种交响乐的冲突可以使人登上音响大厦的頂峰，享受到一种尽善之美。先生，这些人看上去总象是多少有些修养的宾客：他們耐心地忍受着煩人的差使，他們不中途退場是为了要人家在散場的时候看到他們；否則，他們为什么会来呢？——請承认这一点，看了这种情况真使人永远讨厌音乐……。”我申言曾經目睹过一些非常值得推崇的热情場面，甚至还亲身参加了进去，于是他回答道：“你真是大錯特錯了。你表现得如此热情，那是你私

下想有一天人家也对你报以同样的热情！要知道，真正的美除了靜默之外，不可能有別的效果……不信我給你举个例子。当你每天看到落日的燦爛景色时，你可曾想到过鼓掌？你会向我承认这倒是比你所有的心爱的音乐作品还要有点儿出人意外的引伸吧？还有……你感到自己太渺小了，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溶合于其中。然而，在一件所謂艺术作品的面前，你的劲儿就上来了，你有一套标准的行話可以使你談起来滔滔不絕。”由于一口同意他的看法会使得談話枯竭，所以我不敢对他說我同他的意見是相当接近的，我却問他是否搞搞音乐創作。他驀然抬起头來說道：“先生，我是个不喜欢专搞一門的人。我觉得，专搞一門也就是縮小人的天地，并且人就好象以前拉着木馬轉軸的老馬一样，在著名的《洛林进行曲》的乐声中死去。^①然而我什么音乐都見識过，从而得出了一种特殊的驕傲感：有把握不会产生任何惊奇……听两个小节，我就知道一首交响曲或任何其它乐曲是什么貨色了。

“您看！假如人們在某些伟大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一种使自己不断进步的‘頑强的苛求’，在其它許多人的身上就看不到。他們頑固地重复着他們获得过一次成功的

① 可能指从前一些老馬在庙会上拉迴轉木馬。拉的时候，有《洛林进行曲》伴奏，这些馬一直到死都是拉木馬。（本书脚注均为譯者注）。

东西，因此我对他们的本事就不感兴趣。有人却把他们当作大师看待：当心，那不过是一种为了甩开他们或者辞谢过多的诸如此类的把戏的客气的方式而已。——总而言之，我想把音乐忘掉，因为它妨碍我去听我所不认识的或者‘明天’将会熟悉的音乐……为什么要热衷人们已经认得烂熟的东西呢？”

我向他谈起当代音乐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他的火气更大起来了……“比起批评来，我对真挚的印象和忠实的感受更感兴趣得多，因为批评变来变去经常总离不了这类腔调：‘你错了，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样子做。’或者是‘你有才气，而我一点才气也没有。长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试图通过作品来了解产生这些作品的各种运动和这些作品所包涵的内心生活。这不是比象拆卸古怪的钟表那样拆卸它们别有风趣吗？”

“人们不大记得，在小时候是不许打开玩偶的肚膛的……（这样做就已经是犯了好奇的罪）。可是现在人们仍想把他们审美的鼻子伸到不相干的地方去。假如说他们现在已经不去打开玩偶的肚膛来看，那么他们却解释、分析，冷冰冰地毁灭秘密。因为这样做比较惬意，同时有了谈天的资料。我的上帝啊，一部分人这样做是由于不了解，另一部分人则变本加厉，故意为之。原因是想保卫他们得意的庸俗性……而这些人是有着一批忠实的主顾的。”

“对于因成功或由传统而得到公认的作品我很少关心。无庸说，梅耶贝尔^①、塔尔堡^②、雷依埃^③……都是天才人物，这关系不太重大。

“在天公作美、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是不听任何音乐的。我向你表示万分道歉……最后，请抓牢‘印象’这个词儿，我热衷于‘印象’，是因为它让我有自由，不使我的激情受到任何寄生性审美观点的侵蚀。

“你有一种夸大事件的倾向，那些事件，譬如说在巴赫的时代，也许是合乎情理的。——你向我提起保尔·杜卡先生的奏鸣曲，他大概是你的朋友，甚至还是一位音乐评论家吧？这些都是你们互相吹捧的原因。可是别人对他的赞美已经超过你了。彼埃尔·拉罗^④先生在《时代》报上特为这首奏鸣曲而写的一篇评论里，把舒曼和肖邦所写的奏鸣曲都贬了一顿。诚然，神经质的肖邦没有写作奏鸣曲所要求的耐性，更正确地讲，他写的是些十分接近于成品的‘草稿’。即使如此，人们仍可以肯定他首创了一种处理这一形式的富有个性的方式，更不要说在这

① 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r, 1791—1864)，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② 塔尔堡(Sigismond Thalberg, 1812—1871)，奥地利作曲家兼钢琴家。

③ 雷依埃(Ernest Rey, 1823—1909)，法国作曲家。

④ 彼埃尔·拉罗(Pierre Lalo, 1866—1943)，法国音乐批评家，名作曲家 E. 拉罗之子。

中間他所創造的优美的音乐性了。這是一位胸襟慷慨的人，他經常改變看法，但不要求別人百分之百地接受，而我們的某些大師則把別人百分之百地接受他們的看法當作是最顯赫不過的光榮。

“自然囉，彼埃爾·拉羅先生在談到你的朋友杜卡的奏鳴曲的時候並沒有忘記召回貝多芬的偉大的陰魂。我要是杜卡，就會覺得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恭維。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是寫得很蹩腳的，特別是晚期的奏鳴曲，簡直都是些管弦樂作品的改寫；經常缺少第三只手，這只手貝多芬當然是聽得到的，至少我希望如此。最好還是不要去打攪舒曼和肖邦吧。他們是真正寫鋼琴作品的人。假如彼埃爾·拉羅先生認為這還不算什麼的話，至少，他可以感激他們為一個杜卡……以及一些別人开辟了登峰造極的道路。”

克羅士先生在講後面這幾句話時，其態度的冷靜是什麼也動搖不了的，意味着，要聽就聽，不要聽就不聽。我太感興趣了，經過了長久的沉默後，決定讓他繼續講下去。在這個常久的沉默中，他似乎只關心他的雪茄的煙霧。他好奇地凝視着裊裊上升的青煙，好象在觀察着青煙變化出來的奇奇怪怪的形狀……也許是酝酿着大膽的論點……他沉默不語，我覺得很尷尬，而且有點兒畏懼之感……他繼續說道：“音樂把各種分散的力量集中成為一

个整体……人們运用这种力量做成了純理論性的歌曲：我比較喜欢埃及牧童用笛子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音符。他和风景协作，并且懂得那些你們所不了解的和諧……音乐家們只能听妙手写成的音乐，而从来不听大自然中所包容的音乐。观看日出比起听田园交响曲来要更有裨益。要你那几乎不可理解的艺术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們不該去掉艺术中的繁杂而累贅的部分嗎？它們使音乐精密得如同一把保險箱上的安全鎖一样……你們躊躇不前，因为你們只知道音乐，而且遵循的是一些粗野而誰也不知道的作曲法……人們用华丽的詞藻来贊美你們，而你們只不过都是些刁滑的傢伙！介乎猴子和僕役之間的貨色。”

我大胆地告訴他，人們曾經企图摆脱陈腐的传统，有人是在詩歌里，有人是在繪画里（我好不容易把某些音乐家也列了进去），而結果只是被人家当作象征主义者或印象主义者看待。象征主义亦或印象主义，这是用来貶抑同行的最方便的話……克罗士先生声色不动，繼續說道：“这样看待他們的，都是些記者、以此为业的人。这是微不足道的。萌芽成长中的美妙的思想，在愚蠢的人看来，总是有些可笑之处……請相信，在这些被人譏笑的人們身上，寄托有可靠的美好的期望，而不是在那些羊群的身上寄托美好的期望，它們馴順地向着命中注定了的屠宰場

走去。

“要保持鶴立雞群……白璧無瑕……——周圍的熱情糟塌一個藝術家，因為我十分害怕他因此只能成為一個周圍環境的傳聲筒。

“應該在自由里，而不該在一種只是對弱者有用的、陳腐的哲學條文里去尋找主導思想。任何人的勸告也不要聽，除非是風的勸告，它從我們身邊拂過，並且向我們講述現實世界的故事。”

這時候克羅士先生說話似乎明朗多了，因為我覺得我理解了他，我聽到了他的言談，就猶如聽到了一種從未聽過的音樂。我不能適當地把他那雄辯的談吐傳達出來。或許這……

“一個人幾百年來一直默默無聞，而最後偶然被人家發現了，你知道還有比這更激動人心的事嗎？……——做這樣一種人，那他所獲得的榮譽才是唯一有價值的。”

天色已明；看得出來，克羅士先生是疲倦了，他站了起來，我把他一直送到房門口；他沒有想到和我握手告別，我也沒有想到謝謝他。久久地，我聽着他那逐漸遠去的、一級級走下樓梯的腳步聲。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哩。

二

談到羅馬獎金和圣-桑斯先生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那迷人的古老森林，因此我在秋色斑駁的乡下多呆了几天。在那儿，黄叶纷飞，为树木送終；禱钟頻响，催田野入睡。这境界发出輕柔而令人信服的声音；劝人忘却一切。落日独自归寝，没有一个农夫想到在它面前止步观赏，象石版画上所慣常表现的那样。牲畜和农夫默默无聞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安閑平靜地向庄园走去。这种默默无聞的劳动給人一种特殊的美感：它既不恳求別人的鼓励，也不恳求別人的批評……我远远地离开了艺术的討論。在那些有关艺术的討論中，伟大人物的名字有时会变成罵人的“粗話”。我已經把那“初次公演”的虛假的、討厭的狂热忘得一干二淨了。我独自一人，怡然自得，无所牵挂，大概我从来没有在这听不到人談論音乐的时期更加热爱音乐的了。我面前的音

乐体现在它完整的美之中，而不再是被表现在热情过度、天地狹隘的交响乐的片断或歌剧的片断里。我有时候想起克罗士先生，他的外貌端庄而瘦小，随便把他和什么景色放在一起也不会损害后者的輪廓。我受了迷信城市的思想的慫恿，终于离开了那种恬靜的安乐而回来了。对城市的迷信使得許多人情願在城里被碾死，也不願脱离那种“运动”^①，再說，他們也都是这种“运动”的受苦的、不自觉的齒輪。一天傍晚，我正沿着平坦的馬勒艾勃大馬路前行，忽然瞥见了克罗士先生短削的身影。他那古怪的样子，使我敢于一个招呼也沒有打就挨近他身边走。他向我扫了一眼，叫我放心，表示同意我这样做，并且立即就用那种咳嗽症患者的低沉、嘶哑的嗓子讲起話来，生硬的語調使得他的嗓子更加显得低沉、嘶哑，但奇怪得很，他說的話一字一句都能使人听得很清楚……

“在那法国引以为荣的事业中，你可知道有哪桩比設立羅馬獎金更可笑的事嗎？我知道这件事人家已經談得很多了，写成文章的則更多。由于这件事以一种突出地表现了荒謬思想的可悲的頑性繼續存在着，所以說的和写的都沒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我壯起胆子回答他說設置羅馬獎金这件事，大概由于在某些人士身上已經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所以得到了支持，站住了脚

① 指喧嚣、活跃、繁忙的城市生活。